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一) 驚洋客



民國前十二年庚子，興中會策動惠州革命軍事，逐漸成熟，革命黨人楊衢雲、鄧士良等，在香港布置大致妥當，同時，駐紮三洲田博羅新安各地的武裝同志，都躍躍欲動，楊衢雲就在這年三月二十七日搭阿波丸前往日本會見中山先生，商定爆發的切實辦法。

正當這個時候，國內發生拳匪事件，全國爲之震動，中山先生認爲這是一個極好機會，決定到香港來就近指揮，五月中，中山先生就和楊衢雲、宮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誠、原口聞一、遠藤隆夫，

山下和，伊東正基，大崎，伊藤，岩崎等，搭法國郵船烟狄斯到香港。

二十一日，在烟狄斯號船旁的一隻小船上，召開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山先生，楊衢雲，陳少白，謝纘泰，鄧士良，史堅如，鄧蔭南，李紀堂，宮崎寅藏，平山周等，議決：(一)由鄧士良領導黃福，黃麗庭，黃江喜等，前往惠州，準備爆發革命軍事；(二)史堅如，鄧蔭南，前往廣州，組織革命武裝，同時設立暗殺機關，響應惠州革命軍事；(三)楊衢雲，陳少白，李紀堂，駐在香港，負責接濟餉械工作；(四)日本籍革命黨人，留居香港，幫助楊衢雲陳少白李紀堂的忙。(五)中山先生和摩根(英國人)搭烟狄斯原船前往越南西貢活動；(六)宮崎寅藏前往星加坡，運動孫(中山)康(有爲)兩派合作。四〇九四 (未完)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二) 駁洋客



四九五
加坡之後，馬上引起當地保皇黨徒的注意，用一種莫須有的罪名，向當地警察當局告他一狀，說宮崎寅藏這次前來星加坡，是打算行刺保皇黨首領康有為的。當地警察廳接受了這一控訴，馬上派員抓住了宮崎寅藏，送進牢獄，里當時，中山先生在西貢，聽到這個消息，馬上搭船前往星加坡，設法營救。當地警察終於把宮崎寅藏的自由恢復。中山先生和他一起，搭佐渡丸回香港。

這次，中山先生打算到達香港之後，便即領導日本志士們同入內地，親自指揮韓士良等，發動革命軍事。但是，香港政

府因為星加坡的宮崎寅藏事件，一早就派定水上警察，監視宮崎寅藏的行動，中山先生也不能登陸。

六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召集革命黨人和日本志士們，在船上舉行一個軍事會議，決定：(一)惠州革命軍事，由鄧士良負其全責，派譚蔭樞夫為參謀，平山周福本誠助理民政。(二)中山先生自己先回日本，轉往台灣，等候革命軍到達某一地點，然後由台灣設法混入內地指揮。因為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見中國已經陷入無政府狀態，對中國革命，極表贊同，曾經叫民政長官務廣新平和。中山先生接洽，答應。中山先生，在革命軍發動之後，便設法幫助；因此，中山先生叫鄧士良捕捉機會，隨時發動，並且改變原定計劃，放棄直取廣州，先行佔領沿海一帶地點，等中山先生前來再計算。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三) 整洋客



鄭士良奉命策動惠州革命軍事之後，即時選定了惠州善縣的三洲田做根據地，因為三洲田和稔山一帶，是會黨聚集的地方，容易召集。當時他已經有部隊六百多人，可是，只有三百枝槍，每槍有子彈三十顆，其後又由附近清軍防營秘密買進一批，但是仍然不敷分配。

中山先生由星加坡到香港，因為不能登陸，特傳令鄭士良，叫他暫時按兵不動，等候機會。當時鄭士良和黃福，林俠琴，羅生，曾漢夫，黃國良，廖和，唐皮，林海山，何松，盧社良等一班人，只有等

候，不覺過了數月。

初時，鄭士良在三洲田廖氏宗祠秘密設立司令部，為廖姓耆老知道，大加反對，鄭士良只得搬到馬欄頭羅牛的大屋里。因為時間延長，糧食漸漸缺乏，鄭士良特命部隊分散到附近鄉村，祇留八十人在大寨駐守，因為恐怕洩漏秘密，凡附近婦人入山斬柴，都給扣留起來，不許回去。因為這個原故，馬上引起謠言，傳說有一隊黨一數萬人起而作反，人心浮動，軍政當局也為之惴惴不安。

是年閏八月初間，廖督德壽接到各方而報告之後，馬上命令水師提督何長清，抽撥新舊靖勇和虎門防軍四千人，在潤八月初十日那天進駐深洲。又命令陸路提督鄧萬林，督率惠州防軍，填駐淡水鎮。這三洲田的出路便給嚴密堵截起來了。(未完)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四) 緊洋客



但是，何長清和鄧萬林聞說革命軍臨勢浩大，都不敢貿然前進，以免中計。因此，他們給予革命軍的威脅還不很大。不過，鄧士良認為戰機已在目前，如果不想辦法應付，恐怕這一枝革命勢力會給敵人消滅，因此，打電報給合興。中山先生，請求從速接濟，以便起事。當時，中山先生回電給他，說籌備不會妥當，革命軍可暫時解散，以免損失。然而，鄧士良和革命軍各將領，都不把敵軍放在眼內，因而再打電給中山先生，說他們可以率領

接濟。

鄧士良的電報還不曾得到。中山先生的回覆，敵軍何長清的部隊，其前鋒二百人已進入新安縣（現在是寶安縣）屬的沙灣。巡邏隊逃出到黃岡，有進攻三洲田的標。鄧士良認為不能一坐以待敵，決定在是月十五晚爆發，時屆，由統將黃福率領敢死隊八十名，向沙灣敵軍攻擊，砍殺敵軍四十人，奪去洋槍四十枝，子彈數箱，生擒三十餘人。俘虜全部剪除辮髮，為革命軍服役。敵軍對於革命軍之突如其來，不知虛實，都驚駭萬狀，棄突狼奔。革命軍的聲勢更為浩大。

當時新安和虎門兩處革命黨人黃江喜等，也召集了部隊數千之衆，等候三洲田大軍前來，聯合向新安縣城進攻。可惜革命軍策畧臨時有了修改，不能如願。

四〇、九、七

（未完）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五) 緊要客



因為革命軍克復沙灣之後，便即決定等到天亮然後乘戰勝的威勢，向前挺進，恰好鄉士良從香港方面趕回來，而日帶來中山先生一封回電，即在隨而召軍部衆，把策書宣布，隨即變更軍令，取道東北，直指廈門。因這一層，在新安虎門方面等待大軍前往會合的數千人，就無法如期實現，這在勢力方面，未免受到若干影響。且設清軍在沙灣敗績之後，何長清即指揮部隊三千人，在淡水列陣以待。革命軍原擬先取鎮饒的，却爲鄉士良部隊一千多人堵住了要道，不易通過。況且，當時

的革命軍只得六百人，而能够上陣打仗的，又不足三百，因此，在平山龍岡之間，號召得一千多人，到二十二日才直撲鎮饒。這時清軍已在佛子坳扼險固守，看來十分堅強。革命軍於是採用特殊戰術：凡沒有洋槍的，都拿大刀長矛之類的古老兵器，排在前頭。凡有洋槍的，又分爲左右兩翼。緊密連絡，一步一步的前進。趁敵軍還沒有什麼迎戰準備，無聲無息的爬行上山，一直到達清軍戰線之前，才一聲大叫，清軍不知革命軍有多少人馬，大驚失色，紛紛棄甲曳兵而走。革命軍乘勢圍殺，清軍傷的死的，不計其數。四、九、八結果，奪取了清軍洋槍七百多枝，子彈五萬多顆，軍馬十二頭，旗幟等件不少。並且俘虜善縣丞管帶村鳳梧。清軍數十名，以縣的守備又給殺死。軍威大振。這晚，革命軍就在鎮饒宿營。昨稿敘述有一「黃岡」字樣，實以「龍岡」。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四〇九九

(六) 驚洋客



這時候，革命黨人梁慕光引和舊一班人，也召集了一班人，組成革命軍別動隊，在博羅方面响應，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指揮一千多人，圍攻博羅縣城，另一面抽出一小隊向惠州府城進攻。惠州府沈傳鈞接到消息，馬上截斷了博羅通惠州的浮橋。阻截革命軍過渡，並且招募了土勇二百人竭力保衛。粵督劉到報告，也先發電令吳督馬維祺，劉邦盛，總兵黃金福，鄭潤琦，都司吳祥發，莫勇發等，各自指揮部隊星夜趕往援助。

革命軍在府城中，異常英勇，假使敵

兵不來，惠州府城不難攻下，後來清軍大兵到救，革命軍分別在府城外的白芒花，平潭等地方，和援軍接觸。各有勝負，相持不下，但革命軍寡不敵衆，而且沒有接濟，餉却清軍一積，於是分成若干隊，退入鄉村裏，惠州府城才宣告解圍。

這時候，新安博羅兩路革命軍都未能達到目的，清敵軍方面增加了馬維祺劉邦盛等人馬，共有一萬數千之多，兩相比較，強弱分明，因此，革命軍將領都認為非出奇制勝不可，於是指揮部隊，向永湖挺進，中途和敵軍接觸凡二次之多，敵軍都給革命軍擊退，一路無敵，鉅律又好，各地商民都擁炮歡迎，並出酒肉慰勞軍隊，一時各地黨人聞訊前來參加的共數千名之衆，兵力大爲增加，更加鼓起了革命軍將士的殺敵的雄心。(未完)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七) 繫洋客



二十四日，大軍

從永湖出動，祇數里，即遇從淡水調回與從惠州派來的清軍五六千人之衆，革命軍方面，祇有一千多桿洋鎗，比較之下，

本非清軍敵手，但是，革命軍勇氣百倍，一見清軍，即下令進擊，混戰幾點鐘，革命軍越打越起勁，清軍又驚於革命軍連打勝仗，因此也就給革命軍殺得棄甲曳尾而走，五六千人分向惠州城，落水，白芒花各地，逃之夭夭，十分狼狽，損失異常慘重。

在混戰當中，敵軍總將陸路提督鄧萬

林，又給革命軍炮火擊中，倒落馬下，負

傷而逃，革命軍又趁勢圍殺一陣，當堂奪得洋鎗五六百枝，槍彈數萬顆，馬三十多匹，俘虜清軍數百。俘虜一律優待，但要剪除辮髮，表示不再爲專制縛束，回復自由。

這天晚上，革命軍爲鞏固外圍，派了二枝人馬，向清軍追擊，一直追到白芒花，不再看見敵人影子，才收兵回去。

二十六日，革命軍圍至橫岡墟，隔河見清軍如潮湧至，約共七千之衆，革命軍於是選擇高地，布置陣勢。到了晚上，革命軍派出小隊分別向清軍突襲，清軍不知真相，畧向後退。第二天早上，革命軍全力出擊，大戰幾點鐘，人人奮勇，個個爭先，清軍早有怯意，因此，經過一番苦戰之後，又告潰敗，落荒而走。但是，革命軍因軍械不足，不想追擊。

二十八日，革命軍開到三多祝，四鄉革命黨人前來幫助的一天多似一天，共計

二萬餘人。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七) 繫洋客



革命軍擁有這樣的力量，就編成極整的隊伍，徵集極豐富的糧餉，使全軍在三多祝到梅林之間這一段路程，不虞缺乏。那天晚上，這班革命健兒就在白沙宿營。

當時 中山先生在台灣，接二連三的接到革命軍的捷報，即打電報給宮崎寅藏，叫他從前向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DONON預商借用的軍火一批，馬上送到惠州沿岸，接濟革命軍隊；另一方面，與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商談，請他設法幫助軍火，實踐諾言。

進行雖然如此，結果却不能如意，原因菲島方面發現了日本人中村翫六提議軍火巨案秘密，影響借用軍火進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恰巧在這一時期改組內閣，伊藤博文出任首相，變更對華政策，不許台灣總督協助中國革命，並且禁止軍火輸出，又不准日本武官投入中國革命軍隊裏工作。因此，中山先生秘密進入惠州與平接濟革命軍軍火的全盤計劃宣告失敗。

爲了正在打勝仗的革命軍前途，馬上派遣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和其他數人，從台灣到香港，由香港往海豐，由海豐前往三洲田革命軍大本營，把中山先生的運動經過告訴鄭士良，說：日本政局轉變，勢難獲得外來的助力，即使大軍到達廈門，也一無所得，因此，一切軍事進止，要靠自己來決定。這位負責傳令的日本志士山田良政，任務完畢，打算回到香港，因爲中途失路，給清兵殺害。

四〇、九、十二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九) 緊洋客



在白沙的革命軍得到中山先生這一個指示，二萬多人無不情緒激動，認爲一功勳一策一將領們於是馬上召集軍事會議，決定進退方策，大家認定：廈門這一路錢走不通，不如沿海岸撤退，返回三洲田大寨，然後想辦法從香港方面購買軍火，然後會合新安虎門同志，進攻廣州大城，這是比較穩健的步驟。決定之後，即行解散各地前來會合的革命黨人，其餘槍手一千多人，就分爲水陸兩路，返回三洲田大寨。竭力固守。

那時候，三洲田還不曾給清軍佔據。

清軍何長清駐深圳部隊（前稿誤植深圳）已經移到橫岡。革命軍將領打算與粵軍橫岡，擔任何長清，可是，第一缺乏子彈，第二缺乏糧餉，有心無力，只得作罷。

指揮這一場戰爭的鄧士良黃福黃耀廷等，先後從惠州返回香港，跟着離開香港前往南洋等處。這一役，革命軍將領陣亡的只四員，至於軍費，除中山先生直接支付和撥給李紀堂的二萬元之外，其餘多由李紀堂自己拿出來。

關於這一役，清方軍督德壽，曾將經過情形奏報清政府當局，奏摺全文抄在下面：

竊照惠州匪肆擾，欽率軍旨垂詢，經奴才將康孫各逆勾結土匪起事，及查飭水陸各軍剿辦情形，於閏八月十八日先行電奏。茲將該土匪勾結起事，及剿辦詳細情形，謹據晰陳之。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十) 緊洋客



本年閏八月初間，奴才訪聞臨善縣屬三洲田地方，有孫康逆黨勾結土匪起事，並在外洋私運軍火至臨善縣，轉入內地。當以逆黨半謀，意圖大舉，實非尋常土匪可比。且查三洲田地方，山深林密，路徑紆迴，南抵新安，緊近九龍界，西北與東莞縣接壤，北通府縣二城，均可竄出東江，直達省會。東南海豐縣通，亦係會黨出沒之域，非派營勇面面顧到，難期迅速撲滅。爰咨水師提督何長清，抽撥新舊勇男及各臺砲勇，共足一千五百餘人，先由新安之沙洲埔向北兜截，直搗三洲老巢。

防援租界，復派大小兵輪在洋面遊弋。莫善柏率勇，於閏八月初十，馳抵臨善。維時匪黨未齊，猝聞兵到，遂定於十三日堅旗起事。先以數百人猛撲新安沙灣墟，欲擾租界，幸何長清勇已抵沙灣，乃同攻橫岡。連次接戰，互有勝敗，兇鋒益強，警報日至。奴才以練兵黃金臨所統勇，已撥兩營分駐東西兩路，因令再帶一營，由府城進剿，以壯聲援。此奴才添調營勇分投防剿之情形也。逆首孫汶伏處香港，時施詭計，而三洲田匪巢，則以陸士良、劉運榮等充偽軍師，蔡景福等充偽元帥，陳阿怡等充偽先鋒，何崇國黃官福黃國庭等充偽元帥，黃揚充偽副元帥。旗幟大，身穿白布，鑲紅號褂。甫於閏八月初八日聚集，既而龍崗，四出焚掠，附脅日衆。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十一) 繁洋客



惠州府知府沈傳義，募士勇二百名，委歸善縣縣承杜鳳梧管帶，二十二日會同喜哲各軍，齊赴前敵，行至距城十餘里之平潭地方，賊隊壓至，莫善結奮勇當先，陣斬偽先鋒蔡阿牛陳阿福等，斃匪數十名，正期得手，詎附近匪鄉，糾約千餘人，各帶快鎗牌刀齊來助匪，分路包抄。我軍被困，陳亡勇丁數十人，縣承杜鳳梧被擄，府縣兩城同時戒嚴。幸是日都司吳祥達帶哲字左營，由海豐來，橫瀝深柏洞圍剿適又誘獲偽副元帥黃揚，訊明正法，兵氣稍振，此聞八月二十

六日以前匪勢之猖獗情形也。匪既不 出江面，乃折而向東，欲與海豐陸豐股匪爲一氣。匪二十六日進踞三多放。二十七黎明，自晨初戰半日吳祥砲齊施，匪不少却。吳祥達持槍血戰，當場殺斃偽軍師劉運策，偽元帥何崇靈楊等多名，匪勢漸覺披靡，遂揮衆掩殺，斃匪五六百名，奪獲旗幟馬匹鎗砲無算，救拔縣承杜鳳梧及擄婦孺百餘人，乘勝克復三多祝，黃沙洋兩處。查險陣斬匪屍，內有一具係服外洋衣袴，詢之生擒各匪，均指爲偽軍師鄒士良，未知是否確實，此聞八月二十七日剿辦歸善會匪獲勝之實在情形也。

當歸善匪勢猖獗之日，閏八月二十五夜匪攻河源縣城，經知縣唐鏡沅竭力抵禦，匪退黃沙河瓦窰，二十七日黎明，石玉生帶隊掩至，縱火圍攻，斬賊百餘，焚斃無算。

三洲田軍事革命與香港

(十二) 緊洋客



和平本駐廣毅軍
一哨，匪首曾金榮率
衆焚燒門城，營
勇兵圍剿出力，一
戰匪首曾金榮，牛
數十名，匪始潰散。
此又惠州各縣匪
各營勇先後獲勝之

實在情形也。

奴才伏查逆首孫汶，以漏網餘兇，遊
魂海外，乃敢潛回香港，勾結惠州會匪，
潛謀不軌，重火購自外洋，煽惑偏及各屬
，豎此叛逆。先擾逼近租界，沙灣埔，意
在挑啟中外紛端，從中取利，其兇險詭譎，
實明逆逆逆逆勾結長汀明潮會匪同時作亂
情形，遙遙相應，雖官軍其未定，先已

勢，中兩路之匪不能聯合一氣，兩路之
匪未能竄越一步，然猶多突狼奔，橫道無
比，助勢奔勇，擒捉做官，各路會匪仍敢
同時並舉，雲集响應，罪大惡極，無以喻
比。

幸仰仗朝廷威福，將士用命，旬日之
間，羣兇授首，脅從逐漸解散，地方轉危
爲安，城池租界均未擾及，不致貽外人口
實，尤爲始料所不及。

其僞軍師僞元帥等早已伏誅，而首逆
之孫汶，與謀少匪梁各黨，初則伏匿港澳
，繼則竄跡外洋，前已照會華俄各洋官，
密拿懲辦，即不能剋期就網，當亦不敢潛
回。

上面那個奏摺，雖然是敵人方面的口
吻，但是，由此可以看見當時革命軍在惠
州方面的軍事行動是怎樣聲勢浩大，使清
官方大傷腦筋了。(完)